

燈花仙子



孟堯松 著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燈
花
仙
子

000346

樸社出版



3 0535 3371 1

859.4
357-6

燈花仙子目次

燈花仙子……………一一二六

白粉壁……………二七一五六

畫筆……………五七一七六

聰明店……………七七一九二

燈花仙子

一

這才是怕人的黑夜呵！

天上沒有月亮，也沒有星星，陰的好像塗了墨一樣黑。

屋子後面，落了葉的大棗樹，還不光這一棵棗樹，所有的樹都這樣，嗚嗚嗚，學老虎叫了。

也許不是有意的吧？就如這棵棗樹，年年結些紅棗給我吃，他是愛同孩子要好的，怎肯趁這時候來嚇我呢？都是那老風婆強迫他叫的呵。

也許不是風婆婆，是老妖精出來示威吧？這樣的黑夜，正是妖怪們興旺的時候呵。

這教誰也得害怕，自己坐在一間房子裏，對着一盞搖搖地紅燈。書桌，衣架，茶杯，水壺，都現出可怕的影子來。看呵，每一個影子都在活動着呵。

聽說大人們不怕鬼怪，并且還不信有鬼怪這樣東西。也許他們說瞎話吧？我想他們一定也有怕的睡不着覺的時候；不然，就是他們已經變的有些像鬼怪了，所以才不怕鬼怪，並且不見鬼怪。

我們是很相信有鬼怪的。不是嗎？有鬼怪，才有仙人呵。我時常夢見鬼怪和仙人；不光夢見，有時還會看見哪。

鬼怪們，差不多就和世間的人們一般多。仙人，我不知道多少，大約小仙人，有天上的星星一般多吧？大仙人，一定很少的，如同太陽和月亮，都只有一個在天上。

鬼怪是可怕的，仙人是可愛的。若是沒有鬼怪，人心裏就沒有怕了。若是沒有仙人，人心裏就沒有愛了。有怕就有鬼怪，有愛就有仙人。

不用說了，我一面愛着，一面怕着，一天天就這樣活着

呵。

這教誰也得害怕，自己坐在一間房子裏，對着一盞搖搖的紅燈。夜是這樣黑，風又這樣大呵。

溫課吧？誰還有心溫課呵。

哥哥說的：「在陰天的晚上，老妖精喜歡了。他拿了小紅旗，在樹梢上搖着。於是小妖們都出來了，每人抱着一棵樹，加勁的搖着。這就是他們的示威運動。他們嚷着說，『打倒太陽，打倒白晝，這個世界是我們的呵！』」

姐姐說的：「在大風的晚上，紅毛老妖背走了皇姑，跑回

他的山洞裏去。他說，『我從皇宮裏面救你出來，使你知道皇宮外面還有天地；不過你進了我的洞，就一生不讓你出去啦。

二

不溫課吧？不溫課，才更怕人哩。

在外面，也說不清在我的心裏面，好像真有這麼一回事：大妖精，小妖精，嚷的嚷着，跑的跑着，鬧得幾乎要翻天了。

我看還是溫課好點，咱就溫國語吧。『蜘蛛精，會刮風，紡出絲來像麻綆。水龍來捉他，給他纏住了。火龍來捉他，給他燒沒了。』

呵，國語上那兒來的這些話呀！看錯了嗎？仔細看看，怎麼沒一個字不像小妖，滿紙上跳來跳去呵？怪不得許多小孩，都是怕念書呢，原來書是這樣可怕呵！

國語是不能溫了，扔開，再來演算術吧。三乘七，三七二十一，等於二十一，一個小妖。四十八，八十四，加在一起，一百三十二，等於一百三十二個小妖。

一 呵，那有這樣的算術呵！這明明是進來小妖了，我的心裏有了小妖了，沒有辦法啦！

抬頭，望見紅燈，紅燈上結着很大的燈花，燈花裏出來了

一位燈花仙子，她對着我笑了。

二

好美呵，這位燈花仙子。

初次見面，我們是不說話的。她看着我笑，我也看着她笑。她點點頭，我明白她的意思，她的意思讓我到她家裏玩去。她的家是一個美麗的燈花宮。我搖搖頭，表示我不能去。我這樣大了，如何能到燈花宮裏去呢？我點點頭，請她下來玩。她搖搖頭，表示不能來。她離開燈花宮，是不行的呵。

「來！」燈花仙子說

「不，我不去。」我回答說。

「來得了，來我說故事給你聽，好嗎？」

「不過我太大了吧？」

「自己覺着呵，你來吧，來便知道我們的宮殿怎樣大，你自己是怎樣小了。」

「真的麼？」

「不信請來試試呵。」

「噲，好高的臺階呵。」

「哼，不算矮吧，整整八十一級。」

「呵，你在上面，怎麼這樣小了哇？」

「你光看着別人小，也知道別人看你怎樣嗎？從我這裏望下去，好像臺階下面，有一個螞蟻往上爬哩。」

「現在我看你大一點了。」

「是呀，你也比前大一點了。」

「呵，你這門階，我爬不上去了，累壞我啦。」

「說這話，有多不英雄呵。剛才還自大，以爲我們的燈花宮容不下你，怎麼連上臺階的本領都沒有哇？」

「現在我知道燈花宮不是那樣小了。」

「那末我差一個婢子接你上來吧。粒紅，接那燈前人去。」她說着，一粒紅星落下來，到我的近前，原是一位美麗的小婢子，笑盈盈的扶我上去。

仙女穿着一身紅繡衫，見我來了，同我行握手禮，說：「燈前人，請裏面坐吧。」

竟是這麼一座華麗的宮殿，如何夜夜相對，我還不知道呵？裏外全是紅瓦紅牆，射出紅光來，耀人的眼睛。許多火鴿子，在天空裏飛。火鷄在地下咯咯地叫。鴨子也是全身通紅，在紅池上邊，洗刷他的毛翎：有的張開火扇一般的翅子，呷呷地

叫。

她說，「紅是最好的顏色，我將使世界變成紅色的。灰色頂下流了，那是鼠子的皮色。怕狗的兔子，怕貓的老鼠，怕敵人的大兵，都是穿着灰色的衣服。灰色就是膽怯的表示呵。」

在你們的世界裏，許多大雅君子的服色，也都灰起來了，時髦的很呵。從這紅光裏看出去，就可以知道了，他們和死僅隔着一層灰色的紙，紙的下面就是死，他們在紙上面灰色的鬱悶的漫天大露裏，蠕動着，呻吟着。看呵，一個跟一個的掉到灰紙下面去啦。」

我看的有點怕了。灰紙下面，有漆黑的深淵。掉下去的人，就是死了。呀！那深淵裏，還伸出黑的爪子來，往下拉哩。

她說，「這些人，若不早脫去灰色的衣服，恐怕免不了都要死啦！我且用了紅光來照着，看他們覺悟嗎？」

從這紅光裏看出去，就知道誰人得救了。看那些披紅圍巾的少女，穿紅毛線衣服的少年們，腳下都踏着一朵紅的荷花，儘管高高的跳，大聲的叫，是沒有危險的，因為他們有新鮮的紅光罩着，腳下踏着生命的花，生命的花，正托着他們向上長呵。

我這裏，有一面紅的鏡子，給你拿回去照人吧。好，我先來照一照你，看是怎樣。你看鏡裏這小紅孩，就是你的真身。好的，血液還新鮮的很哩。還配有這面鏡子，拿回去照人吧。用這紅光照着，使他們活潑而快樂，可怕的夜，變成新鮮光明的早晨吧。」

我接過鏡子來，裝在懷裏。

「撲通」！什麼？妖怪來了嗎？

「喵，喵，！」原來是可惡的貓兒呵，嚇我這麼一大跳。

烏烏烏，樹像老虎叫着。外面是黑沉沉地，天空裏飄雪花

了。

我對了搖搖地紅燈坐着。一個很大的燈花，落下來了。
我也不知道剛才是在做夢，還是醒着呵。

三

點起紅燈，再來繼續我的燈花夢吧。一個人，除却做夢，
那兒還有更有趣的事情呵。

笨人們，都是不善做夢的。要想做夢，一定很費力氣。得
先讓自己睡在牀上，然後閉上兩隻眼睛，單等那夢的到來。一
個黑夜完了，半個夢也做不成，這樣的人，不是很多的麼？

這樣的人，沒有花的睡眠的被褥蓋着，好像倒在黑洞裏，睡了一夜。起來的時候，太陽會要笑他的，用那慘白的光照着他。

這樣的人，就讓他等了夢來，一定是聰明人不要的平常的夢。不會有好夢呵，好夢是有主顧的。

好夢，就彷彿花蝴蝶，喜歡落在鮮明的花上，不喜歡落在不開花的草兒上。又彷彿美麗的鳳鳥，喜歡飛在天際的彩雲裏。不喜歡落在鴨羣裏。

好夢是有主顧的呵，妄想是不成的，好夢單找聰明人。

你們要做夢嗎？我可以教給你們。我是很有做夢的資格的，差不多可說是做夢的專家吧。無論什麼時候，要做夢，便做夢；要做什麼夢，便做什麼夢。我已經得到做夢的自由了。

雖然我善於做夢，自己可不能說自己是聰明人。如果說了，於些愚人會笑我的。愚笑，不是怪可怕的嗎？

我不說自己是聰明人，但說自己是做夢的專家。我不是已經告訴你們嗎？聰明人才善於做夢哩。

點起花燈，又來到做夢的時候了。好吧，再來繼續我的燈花夢吧。

進了燈花宮，不見燈花仙子。問問，才知道東莊王宅，在這臘月裏，百尺竿頭，點了一盞紅的天燈。在那紅燈裏，住着一位紅光老母，她是天下的燈花仙子的老祖母。今夜晚間，是她三萬六千歲的壽辰，所有的燈花仙子，都得給她拜壽。我們的燈花仙子，穿上她的好衣裳，也給拜壽去了。

燈花仙子不在家，樂了一些紅衣婢子。她們做些什麼玩呢？做的就是這些把戲：

婢子們，打扮成文人，大官的模樣。各人拿着一隻很長的吹管，對着天空一吹，就有形形色色地彩雲飛上去。彩雲裏面

，有的是一片樓閣；有的是仙女提了彩籃，散下許多美麗的鮮花來；有的是千丈高的撼錢樹，百圍大的珍珠傘，搖一搖，金錢好像雪花一樣往下飄，珍珠好像雨點一樣往下落。

她們對吹起來了，這種吹法才好玩哩。你吹我一下，我就長，長，長。我吹你一下，你就長，長，長。一連吹幾下，一個個馬上高起來了，大起來了，像高樓，像圓塔，像高山。大人物呵，頂天立地的大人物呵。

在這里，我不能不羨慕了。我想，如果得到這個吹管，帶到人間吹一吹，那有多妙哇！

但是結果我知道這件東西，不算好寶貝了。人一給吹的大起來，那末他就變成了蠢東西。他的手不能抬起，他的腳也不能邁步，他的身體也不能動轉了。他站着不能坐下，跌倒就爬不起來，越大了越蠢，越大了越蠢。

只這一條子就難住她們啦！方桌上擺着好吃的東西，什麼水果呵，糖呵，大菜呵，洋餐呵，若不是有人用很長很長的筷子，送到她們的嘴裏，她們是乾着急，沒有辦法。她們的饞涎，好像千丈高的山峰上，流下瀑布來，可是乾着急沒有辦法。只這一條子就難住她們啦！

到了此時，她們急了，她們哭了。

她們說：「我們怎樣可以變小哇？我們怎樣可以變小哇？」但是燈花仙子不回來，誰都沒有辦法。

四

燈花仙子家來了，看見這些大個，不由的笑了。

她說：「怎麼啦？我一時不在家，你們這夥婢子，就要自大嗎？這裏有面鏡子，你們自己照照吧，還成個人樣嗎！」

一照，呵！都不是人啦。看前面，好像虎頭，後面却又捲着尾巴。這是些什麼東西呀？咱們且叫他個「虎頭狗」吧。

不照猶可，一照，她們更是悔之無及了。她們央告着說：「仙姑救我吧。」

燈花仙子，取出一條銀尺，量一量他們的真身有多大，假身有多大。然後用這尺子，每人打他幾下手板。他們馬上變小了，回復了各人本來的模樣。

她們說：「我們真該打呵！如今才明白，人到了該挨打的時候，非打兩下不痛快。仙姑打的我們現了真身，應當謝謝仙姑。」

我心裏說：「幸而她們沒有吹到我身上，不然，少不了也

該打手心了。」

「好舒服呵！」她們說：「仙姑再打我們幾下吧。」打不夠的她們，還請求着挨打哩。打着縱然舒服，我總不愛挨打。

燈花仙子說：「光瞎鬧了，也不替我招待客人。燈前人，你又來了嗎？是不是特來聽故事呵？請坐，聽我說紅光老母的故事你聽吧。」

紅光老母，她會照着一千對新人行結婚禮。在她的紅光下，新娘子格外顯的美。燈下觀美人，醜媳婦添顏色。紅嫩的兩腮，像玫瑰花朵般的可愛。水波一樣的眼光，在那輕輕地閉着

的眼睛裏閃耀着，含着無限的嬌羞，無限的喜悅。這便是幸福的光呵。

照着新人的燈，就叫長明燈。天黑點到天明，燈花結成朶朶，誰都不能給他撥去，過一個通宵。經這麼一夜，這燈花非成仙子不可。

我是已經有過七次了：你的父母，你的祖父母，以至你的七世的祖先，都在我的紅光中，歡天喜地成了親，你敬我愛的白頭到老。一次就能成仙，我已經有過七次了。

可是我還不及紅光老母哩。紅光老母，已經有過一千次了

。一千次，便成了天仙。紅光老母，就是一位天仙呵。

你到幾時娶媳婦哇？你也盼着麼？我是非常的望你娶媳婦，我可以在升仙梯上進一級。」

問到我娶媳婦，我就羞了。幹麼偏說這呢！

「孩子氣呀！羞什麼？娶媳婦不是正大光明的事嗎？難道你還不娶媳婦了嗎？越是害羞的，他才越盼着哩。」

你想看你的媳婦嗎？待我引來給你看看。你可別生氣呵，她是一個黃毛丫頭。那不是走來了，看吧。」

「這個樣的麼？去她的吧，我不要。」

「唔，不要惱，女大十八變呢，長長就好了。」

「呸，變吧，反正我不要她。」

「不要她，請月老給你另找一個吧。等月老來你房裏偷油的時候，你拉住他不放走。那個老頭兒，是最愛喝酒的。你打四兩酒給他喝，預備下半塊火腿，給他做酒肴，他就樂了。他一定會將紅繩給你拴在一位美麗的女子的手腕裏。」

「拍打！」月老來了嗎？

那兒是月老哇！老乳母催我去睡覺了。

童話集 燈花仙子

白粉壁

一

時常聽見白粉壁裏有人說話，我想，裏面一定有人住吧！這才是我們的近鄰居哩，比隔壁高姥姥家還要近。進去玩玩吧，我老這樣想着，老是不能夠。看看，粉壁光光又平平，連針眼小孔都沒有，這有什麼法子呢？閉上眼睛想想。

「咕咕！咕咕！」

呀！裏面有人笑了，聲音這樣清脆，一定不是鬼臉的，或者是仙子吧！我來叫一聲試試，「開門！」我拿手打得粉壁蓬蓬

地響。馬上裏面什麼聲音都沒有了，他們像是驚疑而在靜聽着。

「開門！開門！」我又連叫了兩聲。裏面很小的聲音說話了，唧哩咋啦，一定是商量什麼。

這回我不叫了，只拿手輕輕的拍着，蓬！蓬！蓬蓬蓬！

「誰呀？」裏面有人問。

「我呢。」我回答他。

「你是誰呀？」

「我嗎？我——你猜猜吧。」

「沒見面就讓人猜，好吧，猜咱就猜，一猜管保猜得着。唯，唯，你是壁外人。」

「哈哈，對了，你是壁裏人。」

「咕咕，咕咕！」

我們隔了一層粉壁談話，一點意思都沒有，和對着話匣子談話差不多；而且我更苦，好像給先生罰了站，面對了粉壁站着。談話着不着臉，真沒有意思呵。

「喊！請您開開吧，讓我進去玩玩。」

「哼，不能開，這裏面不讓壁外人進來。」

蓬！蓬！蓬蓬蓬！我又使勁敲着粉壁。

「打破了我們的窗子吧，討厭鬼！」一個十來歲的男孩罵了。

「這兒不是門呀，這是我家的窗子。」聽這說話的聲音，就知道是個女孩子。

「門在那兒啊？」

「不告訴你。」男孩說。

「不告訴我，打窗子。」蓬蓬！蓬蓬！

「好討厭啊！」

『你才討厭哪！這是我家的牆壁，我愛打就打，管不着；我還要拿小鏟來挖開看看哩。』我假裝翻臉了。

『您不挖好嗎？等我給你開門；我先問問你，外面有沒有別人呵？』女孩子怕我挖粉壁。

『沒有別人，在這兒只有一個我，開吧。』聽說開門，我就喜歡了。我到底看看裏面怎麼樣呵。

『你給開去。』

『哼！我不。』

『怕什麼？他不會吃了你。』

「來開吧，我不吃你就是了。說不吃就不吃，就讓你是一個蘋果。我是個大丈夫，說一不二。」

「你不吃我，我可要吃你呵。我倒不是蘋果，我可是我的點心，進來我就吃了你。」

「不怕！」聽他說話的聲音，就知道他不會吃人，他的嘴一定很小而喉嚨又很細呵。

吱由！門開了。唷，還怪闊啦！有這樣好的大門，爲什麼不向着大街，偏藏在我們的粉壁裏呢？望進去，裏面很深，可是怪明亮。人呢？怎麼一個也沒有了哇？自己進去吧，裡面這

樣空，又是個生地方，還怪怕人啦！不，不怕！我是個大丈夫，大丈夫應該有大的膽氣，跑進去吧。

「這回可該我吃你啦！哈哈！」忽然後面有這麼一個可怕的聲音嚷着，嚇我一大跳。回頭一看，呵，糟啦，鬼臉的呀！瞪着大眼睛燈盞，張着大紅嘴，露着舌頭，頭髮這樣亂，披在肩上，好一個可怕的模樣呵！逃走吧，門又被他擋住了，怎麼辦呀？呵，不怕，我是個大丈夫，大丈夫有大膽氣，生死都不怕。打呀，「招拳！」

「唷！鬧着玩，幹麼真打呀？打着我的鼻梁了，打得眼裏

冒火星，討厭鬼！」原來他不是兇神，是那位小孩裝出來嚇我的。給我一拳打在鼻梁上，打得他流着眼淚翹着嘴。

「別哭，好朋友，對不起。我是急了，誰讓你嚇我來！知道是你，我才不打哩。我的拳頭，專愛打兇神呵。」

「哈哈！不要緊，打才是好朋友哩。你的膽氣到不小。走，跟我裏邊玩去。」他流着眼淚又笑了。

他的手牽了我的手走着。我想：如果這好臉是他的真臉，那鬼臉是他裝出來嚇我的，這倒不妨；如果那鬼臉是他的真臉，好臉裝出來騙我的，那可糟啦，少不了逛到裏面吃了我，這

怎麼好呢？呵，不怕，本來就想進去玩玩呢。大丈夫應該有大膽氣，生死都不怕，走就走吧。我自己替自己壯着膽，不過心裏還是有點害怕。

二

「那一位呢？」我找那說話和善的女孩子。剛問出口，就有兩人兩手遮住我的眼睛，笑得咕咕的。那便是那位女孩子，也不知她幾時來在我身後的。我說她不是鬼臉的，果然她生的這樣美。在這裏如果是別人的嘴，我應當打他一耳光，誰讓她沒有誇這仙女的本領呵！對於自己的嘴，我不能這樣做，要怨她生

得太美了。世間第一個美人，誰都沒有誇她的本領。她比第一個美人還要美，因為她是一個的仙女呵。

我們三人一齊走着，越往裏走，裏面越寬大，簡直比我們的房間和庭院都要寬大了，「好奇怪呀！」我說：「這不是粉壁裏面嗎？怎麼這樣寬大呵？起先我在壁外面，還以為裏面很窄又很小，會把擠成扁扁頭呢。」一句話剛說完，四面的牆就擠過來了。噯唷，給我擠得喘不上氣來！扁了，扁了，我的頭，我的身子！他們好像電影上的人，一點都擠不着，在那兒還看着我笑哩。

「哈哈，吃虧了！」那個男孩說。

「救我呵，救我呵！」

「誰讓你多嘴來！你照我的話念三遍：『粉壁裏邊，天地寬寬，日月光華，好個舒坦。』念三遍吧，念三遍就好了。」那女子告訴我說。

如今天地寬大了！我的頭，我的身子，也像燈籠扁了，又給弄圓似的，真是說不上的舒服呵。我才又要說話，那位女子告訴我道：「這裏面的天地，你覺着他寬他就寬，覺着他窄他就窄。在這里，說話最要小心，一不小心就出錯；作事要大膽

，一不大膽就吃虧：你好好記著呀！」

剛才我已經吃過虧了，此刻我不能不信她的話；但是要我作事大膽倒容易，我本來就是個大丈夫；我長着一個愛說話的嘴，要我說話小心，這却太難爲情了。長着嘴，就爲說話和吃飯。依我說，說話到比吃飯還要緊，三點鐘不吃東西是行的，一點鐘不說話，就要悶的過不了；若是悶的久了，話積得太多了，說不定要把肚子脹破呵。管他呢，出錯就出錯，有話總須說出來。北方一羣蜜蜂，要從蜜蜂窩裏飛出來的時候，誰敢用手堵住呢？明白這一層，那末我那個愛說話的嘴，也就難怪了。

。管他呢，出錯就出錯，有話總得說出來。

「慫慫，他的嘴裏，怎麼往外飛蜜蜂呵？」壞孩子說完這句話，我的嘴裏果然飛出蜜蜂來。我趕快還他一句說：「蜜蜂螫你！」蜜蜂越飛越多，我的嘴簡直成了蜜蜂窩啦！也怪有趣，蜜蜂都落在壞孩子的頭上，螫得他蹦蹦地跳。給我說壞話，自己也吃虧了。他急了，又變出鬼臉來，要吃我啦！

三

「你變鬼臉嗎？不怕，我是個大丈夫，鬼臉的一樣打得流鼻血。招拳！」我們倆個打起架來了，打的誰也不讓誰。

大人們沒有不怕打架的；我們打架，就當鬧着玩。在這粉壁裏面的鬧着玩，比外面的更有趣，罵他什麼，他就變成什麼，簡直比魔術還好玩哩。他罵我一聲扁扁頭，我的頭果然立刻扁了，好像魔鏡裏照出來的怪面龐似的。我罵他一聲葫蘆頭，這更妙呵，他的頭立刻圓了，光滑滑地連耳目口鼻都沒有，好像兩個肩上荷着一個大葫蘆。有趣呵！光滑滑地儘着蜜蜂螫，他連癢疼都不能了，因為他的頭上沒有嘴。

「哈哈！這回該我笑你啦！我的頭雖扁了，却還比你好一點，因為我還會說會笑。你的鬼臉呢？你怎麼不說呀？你怎麼

不笑哇？」我說着，嘴裏儘往外飛蜜蜂，飛到他那葫蘆頭上去螫他。我的話，他聽不見了，因為他的頭上已經沒了耳朵。

「得了吧，得了吧，你們別鬧啦。壁外人，你的頭讓我給揉揉。」她說着，拿手在我的頭上一面揉着，一面唱道：「揉，揉，揉，扁扁頭，變成個好人頭。」她唱完，我的頭又變成好樣了。

她又給那位葫蘆頭治去了，她拿手在上面捏捏又扭扭，她唱道：「捏捏鼻，扭扭耳，你是誰呀？你是弟弟叫小喜。」他的頭也變成好樣了。

現在我的嘴怎麼辦呢？大蜜蜂，小蜜蜂，嗡嗡，嗡嗡，嗡嗡，不住地往外飛着，飛到幾時才罷休哇？我的嘴，老是張着，不敢合。

「看呀，你的話真多，一個蜜蜂就是一句話，一直飛到如今還沒完；飛出來也好，省的脹破了肚子；可是等到蜜蜂飛完了，你的話也就沒有了，你就成了啞子；啞了也好，省的說多了話，出差錯。飛吧，飛吧。」她對我這樣講。

「飛完了要成啞子嗎？唉！啞子好什麼，一點都不好，哇哇，哇哇！什麼意思都說不出來，豈不要急煞好人嗎？救我吧。」

你不救我誰救我？你是我的好仙子。」

「不救他，他是個討厭鬼，讓他啞了吧，啞了省的罵我。」
壞孩子又給我說壞話了。

我們倆個，自從沒見面就有仇，這才是沒見面的仇家哩。
但是他也是我的好朋友，沒有他同我打架，我便不開心。我對他總得讓一點，因為他的年紀比我小，欺負小個不算大丈夫；不過我們打起架來，我也不看他姐姐——那位好仙子——的情面。
「你不討厭！自家討厭，自家不知道，還來說人哩！我看你們男子，沒有一個不討厭的，膽小的光會說大話，力大的儘

愛欺負人。就是他還好點，他是個有膽氣的大丈夫，說一不二。他將來還可以變的更好，不愛說瞎話的人。總會一天比一天好的。來，我救你吧，我不救你誰救你呵！」

哈哈，我又有救星了！看他怎麼救我吧。一個大丈夫，也讓女子來打救，真是怪可羞的。我只能救別人，那能自己救自己呢。我得讓她來救我，看他怎樣救我吧。

她的嘴裏，吐出了許多鮮花，飛散在天空裏。她又唱了：「蜜蜂成千又成百，一齊採得好花歸。採得好花回蜂房，釀成蜜兒賽蜜糖。給點蜜糖誰嘗鮮，誰是世上快樂仙。」等他唱完

，每一個蜜蜂，抱着一朵花，飛進我的嘴裏來了。

「哈哈，我的好仙人，你給我治好了，將來釀成了蜜糖，我一定給你嘗鮮。你就是世上的快樂仙子呵！」我說着，給他行了一個鞠躬禮。

「你跟我到游藝室裏玩去好嗎？讓你看一個有趣的影片——跳打人的影片。」

「去吧，去吧，那兒有趣極啦！我姐姐是一位司機仙子，什麼機關都歸她管着。她有一個電門，一開一關，使得天上的太陽月亮和星星，一明一滅的；還製上拉舵，將太陽月亮和星

星，拉到東方，又拉到西方。她還有飛屋子和無形船，鳥羽衣和魚鱗衣，那都是最好的寶貝呵。鳥羽衣，穿在身上，就變成一隻鳥。魚鱗衣，穿上就變成一條魚。飛屋是在地球上游玩的好寶貝。無形船是您的眼睛看不見的，因為牠本來就無形呵。我們天天坐着無形船遊玩，只要一想牠，牠就來了。您願到那兒，牠就帶你飛到那兒：天空裏，月宮裏，海龍王家，火星上，金星上，長尾巴彗星上……」他說着牽了我的手，不覺已來到那所房間了。

華喇！開開鎖，我們進去了。

「你瞧，這窗子，就是你剛才敲打那窗子，從這兒望出去，就可以看見全世界了。你在這兒看着，我來演跳打人的影片給你看吧。」

四

開演了，電門一關，滿屋裏漆黑。對着小窗口的一幅布幔上，現出三個大字「跳打人」，接着一片一片的演下去，活動而又好看。

跳打人出來了，「我是跳打人，」跳打，跳打，「跳打最好了，是人們最好的樣子，」跳打，跳打，「夥計們，一齊隨我跳

打着。」於是跟在後面的一羣小的跳打人，都一齊跳打，打跳。

幌盪人出來了，「我是幌盪人，」幌盪，幌盪，「幌盪最好了，是人們最好的樣子，」幌盪，幌盪，「夥計們，一齊隨我幌盪着。」於是跟在後面的一羣小的幌盪人，都一齊幌盪，幌盪。

「喊！你們幹麼偏要幌盪，不來跟我跳打呢？」第一個跳打人，跳打着這樣喊了一聲，於是所有的跳打人，都跳打着這樣喊。

「喊！你們幹麼偏要跳打，不來跟我幌盪呢？」第一個幌

盪人，幌盪着這樣喊了一聲，於是所有的幌盪人，都幌盪着這樣喊。

「那是自然，跳打是人們最好的樣子，」跳打，跳打，「人們不跳打就不能前進，幌盪有什麼意思呢？」

「哼！你們不是幌盪人，那會知道幌盪的好處哇！」幌盪，幌盪，「您只要試試就知道了，我們也在前進呵！」

「幌來幌去的，雖然也能前進，究竟慢得多了。您瞧我們走的夠有多麼快呵！」

「快雖然是快，怕要一來就摔倒呢。我們幌盪人，就永沒

有這種危險。等你們摔倒爬起來，您會見有一羣幌盪人，在前面幌盪着。」

「呸！我們即便摔倒，也不像你們起的那樣笨。夥計們，大家一齊跳打着，一，二！一，二！」跳打，跳打！跳打，跳打！他們跳打的更起勁了。

「跳打起來，只走一條線。我們的路子却不是那樣窄，眼前的天地是寬大的。看，天地日月都在擺動着，花草樹木一齊搖着頭，可見幌盪是真理呵！夥計們，大家一齊幌盪着，左——右！左——右！」幌盪，幌盪，！幌盪，幌盪！他們幌盪的

更起勁了。

「我看所有的東西，都在跳打着哪。一上一下，一上一下，這能說是幌盪嗎？您的眼睛，也許花了吧？」

「我們不必爭論，那邊旋風娘來了，問問她吧。」

「她配嗎？她的眼睛花的更很；她的頭腦早就轉暈啦。」

「不，總得問問她；不然，就算您輸了。」

「我是旋風娘，」打個旋，打個旋，「我的樣子最美了，Beautiful 娘兒們，一齊隨我盤旋着。」於是跟在後面的一羣旋風娘，都一齊打個旋，打個旋。

「噫——旋風娘，您說幌盪好哇？還是打跳好呢？」

「問我嗎？您爲什麼不來隨我打旋呢？這是一個公平的判斷，幌盪也不好，噫打更不好，只有打旋是最好的。好孩子，都來隨我打旋吧。」

「打旋也可以的。請您判斷一下，究竟天地日月是在幌盪着呀？還是跳打着。」

「可笑他們這些幌盪人和跳打人，連這點知識都沒有。天右轉，地左轉，月亮繞着地球轉，地球繞着太陽轉，這是真理，真理就是打旋的。阿彌陀佛！打個旋，打個旋。」

「究竟她看的更周到，四面八方都瞧見。我們不能不佩服了！旋風娘，我們攜起手來吧？」

「那末，您得隨我打旋才行哩。」

「我先問問，您能讓我們一面幌盪，一面打旋嗎？」

「等我想想，哦，行的，我就來吧。噫——你們跳打人，有願意一面跳打，一面打旋的嗎？你們也快來吧。」

於是有許多小的跳打人，也來加入旋風娘的隊裏。他們跳打的跳打，幌盪的幌盪，一齊打着旋唱道：

莫由莫由轉，

何郎鼓子賣花線。

天旋旋，地旋旋，

你吃麩子我吃麵。

隨我來，隨我來。

迷魂陣裏來打旋，

轉來轉去出不來。

旋風旋的慢，

踏起飛塵一大片。

旋風旋的快，

混混沌沌賽神仙。

頭暈暈 眼花花，

你擠我，我擠他。

千年，萬年，

沒有轉完。

莫由莫由轉，

何郎鼓子賣花線。

看哪：幌盪，幌盪，跳打，跳打，踢溜溜，踢拉拉，這真
是一個有趣的跳舞呵。

那邊只剩下第一個跳打人，孤另另的跳着走了。

哨，我不是一個看電影的嗎？幹麼連我也擠在旋風陣裏了哇？不行，我是個大丈夫，不能投降旋風娘，跳出圈來吧。「跳打人，你的伙伴追來了！」一跳，嚟呀！跳到窗外來啦——窗子呢？門呢？兩位小仙人呢？什麼都不見了，只有一個我，對了光光又平平的粉壁站着呵！

畫筆

我們誰都這樣想：如果我有一隻畫筆，拿牠畫成各樣的畫，只對着拍三下手，那畫上的花草呵，鳥獸呵，或者種種很寶貴很寶貴的古董玩具呵，馬上都變成真的，哈哈，這是多麼有趣哇！但是那里會有這麼一隻畫筆呢？有的，您聽我說吧，這隻畫筆，是在一個小孩的手裏，可是誰都不知道。他有了這隻畫筆，幾千年，幾千年好好地收藏着，輕易不肯借人使用；除非你真果是一位頂高明的畫家，而且心情也很好。當然，這個小孩子，一定不是我們平常人。

很古的很古的時候，有一個國裏，住着一位很出名的畫家。他的手筆，說不上有多高明，咱且這樣說吧，全世界沒有一個人再比他更高明的。他不是本國人，不過暫且在這裏住着。他的名聲，早已傳偏了全國。全國裏沒有一個國人不想到他的。一張畫；但是您們只管想吧，那裏有福分得到他的畫呢！任管你是怎樣鬧，他並不把你放在眼裏。你向他要求，向他拿很多很多的錢來買，他只是推辭着，不肯給你動筆。但是倘若你是一個農夫，是一個貧寒的士人，求到他的面前，他立刻就給你畫，而且不要你酬勞的錢。你可以隨便送他一點禮物：或是一

籃鮮果，兩條鯉魚，或是半斗米，一捆乾柴。這禮物是你自己下力得來的，他便很樂意的受下。他的性情，就是這樣高傲，這樣古怪，這並非沒有道理，他嘗對人說：「我的畫能夠使看的人快活。我想那整天吃苦的農夫和貧寒的士人，我應當使他從我的畫裏得到安慰；至於那些達官和闊商，有了許多的銀錢，儘夠他們享用了，我又何必給他們添快樂呢？」他向來就是這樣主張，所以永遠不會賺到錢。您想，憑着這麼一位畫家，有時也會沒錢化，沒飯吃，這不是一件怪事嗎？但是這有什麼打緊呢！他有了這高明的藝術，已經很夠他快樂的了；雖然有

時肚子挨着餓。

我們這位畫家，是不是也曾夢想得一隻神異的畫筆呢？是的，當初也是夢想着，而且可以說，在他青年的時候，比我們夢想的還要切呢。他曾買到許多畫筆來試驗，曾經有許多好的畫筆，被他畫禿了；但是結果呵，每一隻每一隻畫筆，都是不靈驗，無論畫的怎樣像，要想變成真的，却是不能夠，就讓你拍一百下手，千下手，而且拍的「拍拍！」的響，把你的手心拍腫了。罷呀，世間那里會有這麼一隻畫筆呢？於是他漸漸地不那樣夢想了；而且他也漸漸地長大而又漸漸地老了。他已經從

他夢想的試驗中，得到了高明的藝術，「他孤高自賞」着，不再夢想了。好奇怪呀！偏在他不再夢想的時候，那隻畫筆，那隻保藏在小孩子手裏的畫筆，竟自落到他的手裏了。聽着吧，在這里一定有很有趣的故事。

老畫家拿了畫架子，一走走到野外。他要畫對面的一座大山，畫架子已經安排好了，他調着顏色。

「先生！您要畫畫麼？畫可以畫我嗎？給我畫個像，先生，好不好？」

我們的老畫家，停住了畫筆，抬頭一看，哦！那里來的一

個小孩子呵？細長的身材，尖尖頭，臉兒不算白，頭不住的搖着，身子站的筆管一樣直。窮孩子呢，正因為他窮呵，沒一點兒驕氣，怪可愛的。「可以的，您願意畫像嗎？請靠這邊站站。來，畫吧。不要緊，頭髮亂些也無妨，衣服破破地，這才好呢，在畫上一點算不了什麼不美。您瞧吧，這就是您的像，我的可愛的小孩子！」

小孩子接過他的像，瞪了大眼看着，樂的什麼似的，「吃！吃！真像我呢，謝謝，先生，您的手筆真高明，畫的這樣好。我送你點什麼呢！在這裡我有管舊的畫筆，送給先生吧。先

生別不要，請您帶回去，留做念紀，並且我告訴先生，您別當這是一隻尋常的畫筆，您可以試試就知道了。您拿牠無論畫成什麼，您對牠拍手三次，立刻就變成真的。先生，我並不誑您，只要試試就知道了。您若是想教牠變成原畫，您只心中想着那些物件，再拍三下手，那物件又沒了，畫又有了。不成敬意，您拿着吧，後來一定有用處。我要走了，再見，先生！」

老畫家不再相信有這樣奇怪事了，他只當小孩子的夢話聽着。他點頭微笑，接了過來。他很喜歡小孩子的誠意；但是他並不試驗，因為他早已試過幾百隻，幾千隻了。他帶回家去，

將牠和別的畫筆放在一起，因此這隻神筆，就永遠永遠的插在他的筆筒裏。

沒有一個國王不是貪心的，吝嗇的，這話真不差。我們老畫家的名字，傳到國王的耳朵裏，國王說：「給我叫來！」好自大呀！連個請字都不說呢。這是國王叫呢，無論你是誰，不去可不行，不去那便是犯罪呵！老畫家走到國王的面前，國王說：「您來了！聽說你會畫畫，畫的還很好，來，給我畫一張吧，這是於您很有好處的，因此你的聲名可以更高。你將一生不能忘記，而且向人誇耀着，我曾給國王畫過畫呢。」呀！這

話夠有多討厭呵！但是，聽着吧，還沒吩咐完呢。「我有好多寶貝，是天下最貴重的寶貝，都藏在我的宮裏。哈哈！哈哈！一說起我這些寶貝來，一想起我這些寶貝來，樂的我幾乎要下淚了！但是我還有件憾事呢，我的寶貝不是太多麼？只好排在各個宮殿裏，這宮殿挨着那宮殿，您就是三天也看不完，因此我就不樂了。我想，我白黑的想，有什麼法子可以將我所有的寶貝，一看都看在眼裏，就彷彿一想就全在心裏一樣，有甚麼法子呢？是的，除非是畫成一張畫，掛在我的座旁，掛在我的床頭，除非是這樣。叫你來就是爲這的，那末畫吧，當心些，

畫的要和真的一樣，我還有賞賜。」

咳！可說完了，聽了真要教人嘔，虧得我們的老畫家年紀老了，老的這樣有耐性，他一聲不響的聽着，而且等他們將寶物搬來，擺列好了，一聲不響的替他畫着。一聲不響呢！我希望他始終一聲不響，因為這是在諂媚的地方，不許人說理，一說理便是犯罪。問問吧，從來曾有半句奉承的話，從我們高傲的老畫家的嘴裏說出嗎？吃點屈吧，這里不許說理呢！

他響了，他終須不能吃這啞吧虧，雖然明知道說出來不吉利。他說：「我替你畫完了。我不是你的奴隸，畫來獻給你；

我也不要你的賞賜。這麼辦吧，咱們全算做個交易，你得給我代價。」

「要代價？吾！有。您要多少？」

「多了也不要，一百元吧。」

「要一百元！你可是想大啦！給你一元吧。」

「非一百不成。」

「呀！呀！大不敬呵！人來，給他監禁在牢獄裏。」國王拿畫了子，怒氣冲冲走進宮去。

老畫家關在監牢裏，他並不慚愧，因為這件事，他曾反省

my during

過三次，那是更無疑的了，做壞事不是他，是那個罰人的。不過我們的老畫家，從小就愛着山川，愛着原野，愛着雲雨雪月廣大無邊的自然，和小孩子愛母親一樣，一直愛到老，沒有一天離開；如今呢？黑的屋子，高的牆，活活地將他關在裏面，他的難過，正如小孩子第一次離開娘，而且，而且還受着人家的欺負呢！老畫家哭了！雖然他臉上的皺紋，使他的眼淚很不容易流下來；不過順着他半白的鬍子，仍然一滴連一滴的落着。

在這里還有一件怪討厭的事情：那個獄卒，那個小狗子，

早上來要四兩酒錢，中午來要一壺茶錢，晚上又來要一盒煙錢，每天每天都如是，就彷彿餓羊人天天要擠一罐羊奶似的，好討厭呵！我們的老畫家，那里有錢給他呢？「沒有錢？脫下你的衣裳當十吊化吧」咳！老畫家的衣服，被他脫去了，他只穿着一身短褲短褂，靜悄悄站在黑暗的牆角裏。

老畫家彷彿在看電影，一段一段的回想着自己的生平，他微笑着而又落着淚。他想起母親的面容，他的臉彷彿偎在母親的胸前，感到了藍布衫的溫和。他想起了愛妻的面容，他彷彿正同她立在綠茸茸地麥田邊，共相攀着一枝桑條兒在採。在他

的回想中，母親是個少婦，愛妻是個新媳婦，因為她們都是很很早就死了。此外他還回想些什麼呢？除却青的山，綠的水，更沒有別的可以回想了。他想到遊歷過的地方，想到他畫的一張一張畫圖，都向他很戀慕，而且都爲他被人幽禁而啜泣，和他的母親和愛妻的哭泣一樣。

他想起送他畫筆的孩子了，他記起了那孩子的說話，「後來一定有用處，」莫非那隻筆當真是神筆麼？我何不拿來試試呢？就是吧，等那小狗子再來要酒錢，讓他給我取來吧：於是他便拿定了主意。

小狗子那兒聽得這一句話呢，「賣了畫分給你錢！」他樂的一跳一跳的，跑去替他取畫筆。他想：我的財運來了，他的畫很值錢呢；而且讓我去賣，我可以隨便入腰，有了錢喝酒，吃肉，討媳婦。他越想越樂，禁不住自己笑出來。

拿來了，所有的筆都被他拿來了，裝在個大布袋裏肩着，拐拉拐拉的，好費勁呀！「哼！」他放在地上，倒出來，他說：「好傢伙，這麼一堆，您的筆真多。畫吧，畫吧，賣了錢咱好喝酒呵。」

老畫家揀來揀去，果然揀出了那隻神筆，他心裏怪喜歡。

他隨便用一隻筆畫了幾幅，交給小狗子，讓他出去賣，在上面題着他的名字，定的價錢很高。小狗子走了。他默默地想着，想着，用了那隻神筆，將國王所有的寶貝，照樣出來，而且畫每一件都畫了三份。試試吧，「一拍兩拍連三拍，變成寶貝一大堆。」哈哈！真靈驗呵，！獄裏全被寶貝堆滿了，屋子裏，院子裏，都照的放光明。

這時候，小狗子正賣了很多錢走回來，喜的他閉不上口，一步步走進獄門，「呵！那里來的這些寶貝呀？別人就沒有這個本領，這一準是那位老畫家弄來的，我不能隱藏着，應該稟報

給國王。「國王得到了這個消息，馬上就走來了，「唔！比我的還多呢，我應當想法弄到手。」國王說不上爲什麼，滿身都戰抖着，去見老畫家。

「這是您的寶貝嗎？老畫家！」

「是的，我有這些寶貝。」

「您情願給我嗎？我將封你大官。」

「我不情願，我愛寶貝，不愛大官。」

「唔！那末我們換了吧。」

「換不得，換了我太吃虧，我的比你多兩倍呢。」

「換得了，你有這些寶貝，在獄裏還不是白廢嗎？你若是肯換，我便赦了你的罪，讓你出去；並且你還要知道，一個人的寶貝，若是比國王更多了，這就是頂大的罪，我不能不先告訴你，因為我想顧全你的性命。」

「既然如此，我們就換了吧。」

「哈哈！哈哈！這還算懂事。那末您就僱車將我的拉走吧。人來！給我吧這些運到宮裏去。」

一百輛大車上載滿了寶物，老畫家在後面騎了馬跟着；他要回國，因為在這裏不能再住了。他一走走到這國的邊境上，

就要預開這國了，他說：「不是我心狠，對於這貪心的，吝嗇的，不能不給他一個懲戒。」於是他心裏思念着那些寶貝，「拍一拍二拍三下，寶貝變成三張畫。」他吩咐趕車的「馬兒加鞭！」隆隆！隆隆！一片塵烟，飛奔向他的本國去了。

在這時，國王正在看着那些寶貝，笑嘻嘻撚着鬚鬚，走來走去，忽然間什麼都不見了，只見三張畫，被風吹的亂動。唔！誰能知道國王心裏是種什麼滋味呢？國王的嘴張得大大的，「啊！啊！啊！啊！……」足足的叫了三天，他便死了，他的嘴還是張着。

童話集 畫 筆

聰明店

人們誰從這家商店前面走，抬頭看見招牌上金煌煌地大字，誰都很詫異，很詫異，瞪了眼睛張開嘴，「怪呀，怪呀！」的叫出來；隨後輕輕地走過去，伸進頭去看看，瞧見裏面什麼都沒有，只坐着個白鬍老頭兒，就禁不住又要掩着口笑得格格格的，頭也不回的走了。怪呀，在這里到底有什麼好玩的事情呢？聽着吧，現在有人問那老頭兒了。

「噫！您賣什麼？老店主！」一個人從店門口伸進頭來問他說；這是愛管閒事的王老一。

「哼！您沒瞧見嗎？那末您再瞧瞧吧，招牌上寫着呢。」老頭兒下垂着的眼皮，很費勁的抬上去，望着那人回答說。

「是呀，我早就瞧視啦；但是您的聰明，您的貨物，到底放在那兒呢？您是零賣呢，還是開莊呢？論尺呢，還是論斤呢？」

「就放在我這里哪，您是不會瞧見的，若是不來買。俺也零賣，也開莊；也不論尺，也不論斤，買多少錢的，給多少錢的。」

「格格格格！這真是好笑呢。什麼商店我都見過，就是沒

見您這賣聰明的。如果聰明是好買的東西，那末我要多多買一些，拿回家給我的兒子，因為我的兒子有點傻；但是我可是頂聰明，不來上你的當。得了吧，如果聰明是好賣的，我將開個比您更大的商店，而且我還販賣呢，賤些買來貴些賣。格格格格！您真想的高明，會想出這樣的買賣來。您真是天下第一家，再也找不到同行的，因為天下沒有第二個笨人，會用這種法子來騙錢。您真可以專利了！格格格格！小心着，不要教您的貨物生了蟲，或長了毛，幾千年幾千年後，還許有第二個笨人來買呢，您坐了等着吧。」噯呀！真刻薄呢，連笑帶罵，又格

格地笑着跑了。老頭兒只將他白眼翻翻，一聲不響，又將眼皮垂下去。

現在我們明白了，大家大驚小怪，原來爲的這，爲的這老頭兒賣聰明。人們誰都知道聰明是不能放在商店裏賣的，並且誰都以爲自己最聰明，而賣聰明的老頭兒，是天下第一個笨人；因此每天每天總是有人駭怪着，嗤笑着，還有愛管閒事的打攪的，此外更沒有一個人前來問問價，好像世間真沒有一個愚人似的。

過罷一年又一年，老店主從來沒有開過市。他只是終日默

坐着，聽人家的嘲笑。我們真想不到他怎會有這樣大的度量，能盛得這許多！人們的嘲笑，早像蠅子一樣，散滿了城裏和鄉間，他還是坐在那里，和箭垛一樣承受着。錯過他，別人再沒有這樣大的度量；不過有時也會從她的商店裏，發出這樣長嘆的聲音：「唉！人們的聰明，已經夠了麼？世間果然沒有一個愚人，來做我的顧主嗎？有一個也好，我可以減價賣給他。」老店主原來也怪傷心呢！

好了，現在有人來買了；來的人不是別個，正是這國的國王。

一大隊人馬跑過來，當中那位戴高帽子的是國王，其餘的儘是文的官，武的官。究竟國王的眼比別人的好一些，他的身子在馬上一搖一搖的，可是他早就將那招牌上的大金字，看得清清楚楚，他說：「呵！您瞧，幹麼還有聰明店呢？」他們一齊勒住馬。

「那里？那里？」侍臣們一齊問；他們的頭轉來轉去，眼睛東瞧西望的。

「呵，呵！沒看見嗎？街東邊！」國王拿馬鞭子指着說。

「唯！唯，是了！我想誰家會有餘下的聰明出賣呢？也許

是賣眼藥和耳聾藥水吧？書上講着呢：聽覺好了叫做聰，視覺好了叫做明。」一位文官回笑說。

「唔！也許是；但是只信着書本是不行的，不如過去問問你們誰去問一聲呢？」國王說。

「我，我！」一個武官跑過去。

「說話要和平些，對着平民們。」國王囑咐他。

「喊！您賣什麼，老店主？」武官一跑跑到門裏面，這樣問。

「哼！您沒瞧見嗎？那末您再瞧瞧吧，招牌上寫着呢。」老

店主的長眼皮，要抬不抬的，慢慢地抬上去，望着那位官武回答說。

「這傢伙！您當刻是賣聰明麼；不是賣的什麼什麼眼藥嗎？」

「說俺傢伙！就是傢伙吧。這傢伙盛的是聰明。賣聰明呢，那有什麼什麼眼藥呵！」

「他說就是賣聰明哪。」武官跑回來報給國王。

「呵！真有這麼一回事。那末您買點來咱瞧瞧。」

「買多少？」管財政的說。

「買一百元的，試試着。」

管財政的拿出了一百元的銀元票，交給武官，武官二番跑去買。

「買聰明！」武官喊着跑進去。

「買多少錢的呢？」

「一百元的。」

老店主說：「如今照錢付貨，應當給你這麼幾句話，聽着吧，不要忘記了：無論做什麼事，在將做未做的時候，先要想一想，是好呢，還是壞呢？」

「就是這麼幾句話嗎？」

「這話豈僅值一百元，是我特別大減價賣給你的。」老店主說着，又將眼皮垂下去。

武官走出店門，一想那幾句話，完完全全的忘掉了，忘的眞乾淨呢！怎麼辦呵？再回去問問吧。「店主！您說的什麼來？我忘了，勞駕，您再說一遍。」

「忘了嗎？那末您再想想吧，俺這里貨物出門，概不退換。」

武官發怒了，他的拳頭在櫃台上打的蓬蓬的響；但是老店

主只是不再告訴他。武官沒奈何皺着眉頭走回去，把話說與國王。國王說：「您不行，您只能放洋炮；這事得讓文官去辦。」一位文官拿了一百元錢去買了，他將老人的話，用自來水鋼筆，寫在他的日記上，回去稟報國王。

「二百元買了這幾句話嗎？」文武官員們都覺得怪好笑；但是國王看了他們一眼，他們就不敢往下說了；機警的又轉過話頭說：「話雖然是少，却是幾句好話呢。」

國王也覺着自己上當了，可是不肯說出來，因為國王應該佔便宜，上了當是失身分，當是該讓平民們上的呢！

國王說：「對呀，真是好話，二百元很便宜；我要事事照着辦。現在你們誰能背誦嗎？試試看，背得過每人賞他一百元。」

在我們看來，這個考試倒容易；但是在那些只能放洋炮的武官們，並不見得很容易。文官們每人拿到一百元，武官們一個也摸不着。拿到錢的文官，都笑盈盈搖着膀子，反覆低聲兒背誦着，贊歎着，「呀，好的不得了呢！」在這裡武官們却是不心服，他們聽了就頭疼；只是不敢說別的，惟有你看看我笑笑，我看看你笑笑。

國王愈來愈有趣了，他回到宮裏，簡直拿這幾句話當聖經，朝夕默誦着；編上歌譜教宮女們唱着；教工人給他刻在金的銀的銅的玉的器具上；寫在牆壁上，繡在屏風上，看來隨在都是這句話；據說這樣是可以「進德」呢。

國王這樣做來，不是沒有好處。他本來就不錯，這樣却使他做起事來更精細，因此過錯也更少了。二百元，不貴吧？在這兒還救了他一命呢。

國王的鬚鬚長長了，他叫來一個理髮師，江他刮鬚，他那兒知道這個理髮師，是受了宰相的囑咐，要趁着刮鬚來殺他的

脖子呢！國王閉着眼睛，仰着面，靜靜的聽着刀兒刮着鬍子錚錚的響。只須一回刀呢，國王的頭就要脫離開脖子了。動手吧，擦點水洗洗脖子。

理髮師擎着剃刀，想着，儘想着，等到國王開眼看他的時候，他就雙膝跪下了，「我是惡人，我是個犯罪的人，請國王治我的罪吧。」

「什麼？你的話我有點不明白。起來，起來，不必害怕。什麼事？您可以細細的告訴我。」國王很詫異的說。

「宰相教我來殺你，他想着作國王。他作了國王，封我一

個大官。那時我再想法殺了他，我就成了國王。國王不知道宰相的計，宰相也不知道我的心，假設我不在你的臉盆上看到那行字，我的心裏想一想，這些事都是可以辦到的。我現在知道是不對了；我後悔已經晚了，請國王治我的罪吧。」他說着流下淚來。

國王嚇的打戰戰，半晌半晌他才說：「噫呀！好險哪！他在剃刀上略微一用力，我的命就沒有了，好險哪！假設他……」國王的臉又黃又白，他的心跳的很急。

「二百元真不貴，買這幾句聰明話。理髮師，你現在無罪

了，因為你已經悔了罪；去吧，記住了這幾句話。人來，給我
把宰相拿去，打在牢獄裏。趕快備車馬，我到聰明店裏，迎接
老店主。」

老店主已經迎來了。國王和他談論了許久，才知道他是天
下第一個聰明人。國王想了一想說：「那末宰相就讓您當吧」。

目書版出社樸

古史辨第一冊

(顧頤剛著)

甲種實價二元四角

乙種實價一元八角

丙種實價一元二角

西行日記(陳萬里著)

實價八角

憶(小詩集, 俞平伯著)

實價一元

溫德米爾夫人的扇子(即少奶奶的扇子,

潘家洵譯)

甲種實價五角

乙種實價三角五分

中國文學論概(陳彬龢譯)

實價三角五分

人間詞話(王國維著)

實價二角

戴氏三種(清戴震著)

定價八角

浮生六記(清沈復著)

實價二角五分

初日樓少作(嚴既澄著)

定價三角

髭須(李青崖譯)

定價四角

鮑鞘(葉紹鈞俞平伯著)

定價一元

諸子辨(明宋濂著)

實價二角五分

書印待

古史辨第二冊(顧頤剛著)

陸洋由來(葉良輔譯)

夾漈遺稿(宋鄭樵著)

高氏子略(宋高似孫著)

古宮雜記(魏建功, 裴善元

唐塑作家楊惠之(顧頤剛,

晉豫旅行記(陳萬里, 顧頤

剛合著)

吳歌甲集(顧頤剛著)

陶庵夢憶(明張岱著)

四部正謔(明胡應麟著)

黃氏日抄摘本(宋黃震著)

吳歙百絕(清蔡雲著)

粵風(清李調元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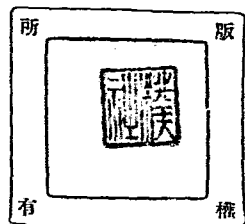
周秦諸子叙錄(清王仁堪著)

古今偽書考(清姚際恆著,

顧頤剛注)

燈花仙子

中華民國十五年八月初版（二千冊）



實價大洋三角

外埠酌加郵費

著 者

孟 堯 松

校 閱 者

蔣 崇 年

出 版 者

樸 社

印 刷 者

志成印書館

總發行所

樸社出版經理部

總代售處

景山書社

北京代售處

琉璃廠中華書局 北京圖書公司
東安市場福華書社 宣外大街晨報出版部

上海亞東圖書館 光華書局 開明書店

杭州西湖書報社 廈門廈門大學

濟南第一師範雲報介紹社 開封中州大學

廣州廣東大學學生第一消費社

南昌心遠大學 蘇州振新書社

武昌時中合作社 南京天一書局 南京書局

蘇州科學圖書社

外埠分售處

